NIHONGO NO GAKUSHU TO KENKYU 日語学習与研究
2020年 第1期 总206号

郑孝胥驻日时期的文化交往与心态

南通大学 东亚文化研究中心　　李秉星

[摘　要]　本文以清朝驻日本外交官郑孝胥驻日期间纂写的日记及相关诗文进行了考察，分析了其早年日本观的形成，也可借此一窥郑孝胥对维新、民主与帝制等诸种意见的雏形，以为研究其晚年的人生转折提供某种线索。可以说，身处变革的时代，早年身处异乡的郑孝胥虽然在不断学习新知，然而相比同辈缺少探究新时代的兴趣，说明传统士大夫的生命情境仍然是郑孝胥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文化寄托。

[关键词]　郑孝胥　驻日经验　文化交往　异国心态

引　言

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郑孝胥（1860-1938）随钦差李经方（1855-1934）东渡日本，初任驻日使馆秘书，次年升东京领事，又旋调神户、大阪总领事，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后随钦使归国。后人称其“居东三年，与其国士大夫游，时值明治维新以后，考究富强之术及变法次第至为详审。”[1]《郑孝胥日记》中与日本的交游记录大都集中在辛卯五月初渡日本至是年年底。郑孝胥次年岁首归国，6月再渡日本，1893年4月赴任神户理事后公务繁忙，日常所记大都与事务相关，与当地文人交流的记载相对减少。本文主要以《郑孝胥日记》“辛卯东行记”至“甲午日记”（1891年5月-1894年8月）为考察对象，着重梳理郑孝胥驻日期间的文化体验、诗文交往与异国心态。

1　日本之行与文化观察

辛卯5月29日，郑孝胥乘坐横滨丸号自上海东阳公司码头出发，31日至长崎。日记中记载了郑孝胥对日本的第一印象：“晨，登船面，东向乱山，耸秀异常。……约逾数千家，亦有洋楼，皆不甚高。林木蓊蔚，形势逼似马江船厂。小舟往来，操舟间有妇人，白足，围布幞，胸前袒露，亦颇白晰。”[2]这是对长崎港口山水、建筑与人物的外部描绘，而在同时期写的《杂诗》其五中可见郑孝胥此时的内在心境：“螺髻瑶簪倒碧空，长崎山色似闽中。出门十日忽至此，归梦可怜千万重。”[3]诗歌前两句与日记的陈述相对应，郑氏在长崎仿佛看到家乡马江船厂的影子，故曰“长崎山色似闽中”。“辛卯东行记”始于5月21日，至长崎正好十天，但这短短日子已让郑孝胥有归国之思。次月5日郑氏抵横滨登岸，数日后即经历了第一次文化冲击。其9日陪同李经方、林右丞和萨克博参观东京的油画院，当时语言不通又初至日本的郑孝胥如此记录当日见闻：

> 有数大厅事，悉挂画镜，约百许面，大小不一，山水、人物、花草悉备，皆望之如生。所为夕阳村坞、断港林薄，颓唐深窈，各极其妙。有数狮子踞伏，赫然可畏，其吻爪皆浴血，怒嚼未息也。又有二妇，长与人等，裸身角力，左以颐抵右之乳，俯蹂而入，右以肩压左之项，迫使下屈，臂手撑拒，不敢小缓，而努力之状尤在两股踝间也。旁拥视者数人，神皆注焉。又一美妇行昏翳间，草莽丛杂，意殊惊惶，为迷路也。又为水

港月上，其光倒射波间，荡漾不定，中裁一道，四望阒黑，一船摇来，船中数人方饮，灯光自窗间出，亦下映水皆红也。多绝异者不可悉记。出，复驰里许，有高阁正圆，亦买票而入。数转深黑，皆以灯照之。拾级登视，中为圆台，周以回栏，四望约百余里，山川纡折，前为炮台，有数百人自外来袭，又数百人拒战且败，烟迷火起，枪弹横飞，死伤载路，日色方午，其状凶惨，历历可指。盖亦大画，张于四壁，上引天光，使人骇怖如入其境。钦差曰："此南北花旗之战也。"悚然而下，登车遂返。

此场合算是郑孝胥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西洋文化的一次亲密接触，上文前半所记述场景为参观浅草公园附近的透视画馆（ヂオラマ館），下文中引起郑孝胥骇然震惊的是流行于明治中叶的全景画馆（panorama，パノラマ館亦称幢畫馆）。此种画馆大都以圆形或多角形的建筑为主体，内设360度环绕的大幅油画，主题几乎都是表现重大战争的场面，诸如南北战争、戊辰战争、日俄战争等均是当时流行于日本的全景画主题。同一主题在展览多年后甚至会依时局绘图以供民众观览体验（甲午后多更换成相关的战争场景，诸如朝鲜战争、威海卫战役、台湾基隆战役等）。

自1868年日本维新政府将江户改名东京并大力推行西化运动以来，东京经历了一系列的现代化改造，基本成为亚洲西方文化的窗口。相比甲午以后留学、流亡日本的知识分子怀着创伤心理与对西方文化的复杂情绪所感受到的帝都经验，战前的郑孝胥对东京的记录更类似早期西方旅行者或是人类学家的观察笔记。其震惊体验并非指向理解他者或是体察自身，而更多是产生出充满困惑与异国风情的行为主义式的描述[4]。在面对差异性的文化经验之时，郑孝胥往往首先提供一系列外部样态的记述，有时会在陈述过后借他人之口给予简要说明。除了当场的观感，其极少展现出个人探求与理解的旨趣。这在上述引文中展现得尤为明显，如"二妇裸身角力"之类的描绘在画面主题与意义上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困惑。"南北花旗之战"（南北战争）的壁画一段更是以描绘铺陈为主，若不由他人点明主题，更不可能知道所观何物。作者停止于悚然可怖的表面印象之上，对其中文化内因也似乎毫无求知的兴趣。

观览全景油画的经验在当时中国赴日文人的记录中时而可见，如黄庆澄（1863-1904）《东游日记》中便有一则相似的记载[5]。此处可以比较一下同时期驻日的黎汝谦（1852-1909）对全景画馆的描绘。黎氏在《日本东京油画记》中所参观的上野"油画亭"应该就是郑孝胥日记中提及之地：

日本东京上野之地有油画亭焉。其亭圆式，上盖蔚蓝琉璃瓦，周围绕以砖墙，上与檐际约二丈许。其画悬于墙壁，长短横阔与墙周匝……其画为亚美利加人所绘壬申、癸酉间南北和众国战事……盖西人油画绘影绘声，山水、草木、人物之远近皆有尺度。观草木墙壁之影可知日影之高低、冕刻之早晚。至于火光烟影罔不惟妙惟肖、大小各殊，千军万马中毫厘不爽，其神妙真不可得而思议矣。此画成于美国名家，日本国家每年以六万元赁之，特造此亭为悬挂之所，俾国人观览，开智慧而师法之。其尽收数十里之境，摹写战状局势恢阔。其笔痕亦不若尺寸小幅之细致也，然亦近代地球有名之作，故述而记之。[6]

在黎汝谦的描述中，对全景画馆的建筑样式、室内布置、画作形态均作了交待，结尾更对画家的来历、展览的缘由与意义做出了一番议论。其间叙述的口气与用词也基本符合描述的对象，并且也显示作者拥有所处时代的科学常识。更为特别之处，黎汝谦已经意识到这些代表近代文明的物质成就除却感官的惊骇之外更有着"开智慧而师法之"的社会意义与功用，这与郑孝胥只留下浮光掠影的描述并不相同。

与此上野全景画馆相关的另一处更为特殊的对照，是萩原朔太郎（1886-1942）在散文诗集《宿命》中的描绘。[7]萩原在文中回忆儿时参观全景画馆时受到的心灵震撼。作者以抒情性的语调描绘

通过黑暗狭窄的楼梯到达展厅的场景，在战争千钧一发的动态与油画凝固静穆的气氛之间，萩原体验到超越人类历史的静寂与孤独，以及经过遥远回忆的距离所牵带出的不可思议的梦幻感。相较于黎汝谦通过观览延伸的社会意义，萩原朔太郎从战争风景中所获得的更多是柄谷行人所谓内向度的自我[8]，此种心灵的现代性则要在五四一代如鲁迅（1881-1936）、郁达夫（1896-1945）那里才产生出来。对于晚清走向民国的知识精英而言，面对近代社会的诸种沿革，他们有着特定一代回应与整合历史危机的方法。相对而言，郑孝胥虽然关心维新与变法，但这些内在关联的文化建制并没有引起早年郑孝胥的足够关注。同年7月30日参观上野动物园与标本博物院的经验也同样如此。动物园、博物馆之类的机构均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所发展的现代建制的一部分，郑孝胥对这些文化成就本身也并未展现特别的思考，而是和普通游客一样猎奇求异而已。其大致依旧停留在表层差异意象的寻求中，如见“火鸡啖火，高三尺许，此为异也”。而博物馆陈列标本古迹“目所未睹”“凡大洋楼十许间，天下之物皆具焉”。这种体察方式一直延续到驻日的最后一年，如1894年5月8日描绘与友人观看英国歌舞剧的场景：“凡演三段，皆男女狎嫟，杂以诙谐，与昆腔、杂剧相似，但有说白而不唱曲耳。末又一女跳舞，二胡唱小曲，亦绝似昆曲。”此处，以自身的文化资源来理解未见事物本不足为奇，但这种“不求甚解”的体验与观察也一再展现了晚清一代外交精英对待西方文化与风俗的一种特有方式（深澤一幸，2006：36-37，48-49）。

2 诗文交流与评判

初至日本的郑孝胥担任李经方的书记官，帮助处理一些日常文书，而很多时候李经方也会将日本求字求文的琐事交由郑氏代笔。如1891年8月12日“秋樵以蒲生重章所作《近世伟人传》稿本来云：‘请代钦差作题词’”，是日即“代题蒲生子闇《近世伟人传》第十编用黎公韵。”黎庶昌已为前集题词，故此处称和韵。郑孝胥代李经方所题二诗录于《近世伟人传》，题词页眉批云：“褧亭曰：辛卯春，予赴李公使招饮于芝山红叶馆，始接凤眉酒间，请赐拙著题词，公许之。至八月公遭母丧归国，乃赠此诗而去，可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矣。”[9]可见李经方8月因母忧归国，故请郑孝胥代作。辛卯年间代笔较多的记录是为日本人长冈护美（1842-1906）。郑孝胥6月23日记作《长冈护美诗》二首，25日和长冈护美诗一首，7月4日钦差以长冈护美属题绫一幅代作诗，5日代作长冈护美诗，6日又“书酬长冈诗”，8日“钦差属和长冈二律”。长冈护美是兴亚会（1880年成立，1883年改名亚细亚协会，1900年并入东亚同文会）的首任会长，郑孝胥也曾是其中的会员。考查长冈护美《云海诗抄》未见与郑孝胥唱和的诗歌，但多有记载赠送李经方、黎庶昌（1837-1869）等人的作品。长冈有《送清国李大臣还燕京》《陪清国李星使宴》《松浦伯宴清国星使李大臣经方于私第余陪侍》等与李钦差互动的诗作。[10]故而这段时间郑孝胥作长冈护美诗的记录应该都是为李经方代笔，如1891年7月5日所载诗“木杏含仁包佶词，扶桑郁岛说王维。那知光绪承平日，裙屐风流同赋诗。”即言明代作，亦未收入《海藏楼诗集》（整理本《海藏楼诗集》按日记收入附录轶诗，见郑孝胥，2014：441）。

在此之外，由于郑在诗文、书法上的特别才华，也有诸多与其直接交往的日本文人（徐临江，2003：46-75；樽本照雄，2004：124-131；李君，2018：26）。不过日记中所记与日本的文化交往，大部分都是郑孝胥单方面的指点。比如1891年8月23日有一名为神村玉园的女子前来拜访，神村欲从郑孝胥学习篆隶，并求郑孝胥篆书《千字文》。郑孝胥允诺，要求所携纸册当有画格。28日神村投书“请为阅定诗稿”。次日答神村云：“闻欲以大稿见示，极所乐读。仆治诗十余年，略有所得。见贵国士人才气足用，欠讲究耳。因足下发其鄙论，或可稍振风气。剑南诗曰：‘此邦句律当一新，凤阁舍人今有样。’仆亦官舍人，可移咏矣。”当日神村即送来前所求《千字文》的册子。9月5日作册子毕，即日“神村前以所作诗六首请改，为圈点改数字”。8日神村来取册子，并记张袖海言：“昨于浴

堂见神村，问郑君甚殷。云惜不通言语，欲得一舌人难甚。”11日神村又登门求见并自陈家世。15日复来示所作篆书，郑孝胥寄语鼓励曰：“作之需努力耳。只须一年，可为日人师矣。”虽然与神村玉园的交流似乎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却是郑孝胥在日期间少有的悉心教授的例子。

郑孝胥所谓“日人遇宴会必索诗”（1891年9月1日），故而有时甚至在赴宴之前提前写好诗稿。而平时日本所来更多是为求诗求字，或请为润色文章，如1891年8月9日便“为伯爵胜安改《上杉曦山碑文》”。因为对诗文的兴趣，郑孝胥每次转任都颇为留意当地精通汉学的文士。其任神户总领事后与桥本海关（1852-1935）之交往便是如此。1893年4月27日日记载“于子明处晤谷清泉，言此地汉文之善者，以桥本海观[关]为首，折田五峰次之。”5月1日桥本海关便来拜访，“笔谈颇通”。9月23日桥本海关来，“求为画师杉隐士题其碑额”。10月29日来“以所撰《纪平将门叛事》请为改正”。次年7月8日又来求为折田诗稿作序（柴田清継，2010：13-14）。这段友谊直到民国以后仍然有所回响，二十多年后桥本的西游诗集《一苇航吟》便是由郑孝胥作序。[11]

探究三年中郑孝胥与日本文人的交往因缘，水野贯龙算是其赴日第一个有所互动的日本人。1891年6月2日赴日的轮船晨抵马关，暮泊赤关，6月3日至神户。4日郑孝胥遇僧人水野贯龙：“客来者多，有缁衣危冠蹑中国缎履者，来搭吾舱，取笔问答，乃僧也。颇晓文理，写诗三章，多失韵。傍晚，僧携笔登船面，倚舷问答，鼓掌以为乐。夜，出其所著语录，名《教林一枝》，略翻阅之，谓‘甚似龙舒净土文。’大喜，合掌称‘不敢’。比出枇杷、朝鲜饴啖余，复出酒，辞之，僧乃自引满，余就寝焉，其名水野贯龙。”此段记述的语气中颇有对水野贯龙不以为然之意。水野为日本净土宗的僧人，《教林一枝》出版于明治二十三年（1890），全书虽为日文所写，但有石村贞一的汉文序言和汉文目录[12]。书分前后两编，前编讲述纲要、义解与归信故事，后编分述具体的修行准则与故事寓言，结构与《龙舒净土文》并不一致，应该是郑孝胥翻阅目录，对拜访者随意假以美言。这可以说是郑孝胥驻日期间对待日本文士的一贯态度，即表面上略加赞许，但实际上对日本的汉诗与汉文并无多少好感。此后郑孝胥和水野贯龙之间亦有过多次诗文、书法上的交往，同年6月12日载水野来访笔谈、互赠书籍并索为书扇。14日至光照寺访贯龙，“以二扇还之，笔谈良久”。此后两人虽殊少联络，但一年多之后水野尚来寻觅旧友（1892年12月2日），次日郑孝胥亦回访水野住所。

另一位赴日不久交往的特别人士是日本医师高松保郎。高松保郎的义父得罪藩主，高松为救义父断臂以表诚意，遂而化解误会。此事当时在日本流传颇广。黎汝谦所言“自吾来日本，于时人著述即习闻高松保郎之名”[13]。高松本人也周旋于驻日使节之间，希望借由中国文人的影响力进一步宣扬其事。日记载1891年6月11“有高松保郎者求文于钦差，遂命余代为之”。13日“午后，陶幸南以黎公使所为《高松保郎断腕记》来，其文简洁有法。因属思构稿为《书后》数百言，半时而就，鸦鸣雨至。”20日“取《保郎断腕书后》文写于纸”。7月4日“钦差来坐，示高松保郎来书，谢前所为文也。”12日高松保郎请听戏。17日作《高松保郎诗》（郑孝胥，2014：13-14），自诩“轻微古折，在退之、子厚之间”。很多当时日本与中国在日的文士都书写或评论了高松保郎的断臂故事。除了郑孝胥代李经方写的《保郎断腕书后》（黄庆澄，1983：257-260）、收于郑孝胥诗集的《高松保郎诗》（郑孝胥，2014：13-14）与黎庶昌《题高松保郎断腕后》[14]之外，黎汝谦亦作有《日本断臂生记》（黎汝谦，2002：583），王惕斋（1839-1911）则记有一则《高松保郎义士略迹》[15]。另外明治时代编写的《近世伟人传》中也有《高松保郎传》一文，为岩谷诚口述记录并附中日诸人的评论（蒲生重章，1895）。可以说，为高松保郎作传评论一事集中展现了当时日本汉学文化圈与中国驻日官员之间的文化互动。

甲午以前驻日的官员因为其特殊的文化身份与教养，往往成为日本研习汉学人士攀附交往的对象，而清国驻日的文人也常因此对日本汉学怀有轻蔑的态度。郑孝胥有时也不满日本文人周旋

中国使节之间求诗索文以自抬身价的行为。此处可以以与宫岛诚一郎（1838-1911）的交往为例。1891年7月4日李经方嘱咐其给宫岛与黎庶昌的笔谈卷题写跋文；15日秋樵拿来宫岛的诗集，郑氏“翻一过即还之”。8月26日秋樵传钦差语嘱其代李鸿章为宫岛诗集作序，并持一卷曰：“此宫岛上阙书，是其生平大节，将以献中堂也。”11月13日“作宫岛诚一郎诗集序，代合肥相公笔也”。16日“宫岛诚一郎来取中堂文，赠余诗集及上书长卷，唤宝森来。宫岛状甚倨，顷之，张袖海至，乃大踧踖，小坐即去。盖宫岛者素交华人以耸国中，图为中国公使所为，诗亦黄公度、沈梅史等伪为之。袖海悉知其事，故宫岛见之则嗒然若丧也。”按照郑孝胥的记述，其颇为不屑宫岛诚一郎的行为，不仅诗画多由中国公使代笔，还希望通过李经方的关系得到李鸿章（1823-1901）的诗序（深澤一幸，2008：69-70）。宫岛诚一郎后来出版的《养浩堂诗集》前有总理大臣三条实美（1837-1891）、胜安芳（1823-1899）、黎庶昌、李鸿章、张裕钊（1823-1894）的序言，可谓汇集当时中日政治文化界的精英。其中郑孝胥代笔的诗序转录如下：

> 日本宫岛栗香曾上书脱藩主之厄，拯二州之危。老夫得览其书，爱其陈情指事宛转周挚，曰：有辞若此，诚可以解结释纷矣已！又丐经方来乞序其诗，余则曰：诗固有异术耶，若取其陈情指事宛转周挚者即优为之耳。难状之情与难处之事孰难？笔刀足以白难事，犹尚患情之难状哉！故老夫读其书而知其诗矣。老夫行年七十，词章之业久置不省，独闻忠义之士则意气奋发不输少时，不以异邦而有间也。日来气象颇好，遂书此遗之。光绪十七年九月合肥老人李鸿章。[16]

诗序颇为简洁，外人也看得出是偏应酬之作，其中宫岛的“生平大节”也仅是一笔带过，“陈情指事宛转周挚”亦是没有细节特指的抽象之言，参照郑孝胥日记中对宫岛的描述，其间态度也显而易见了。郑孝胥对日本人汉学的态度大抵是批评大于称颂。有时候甚至会为日本文人对中国诗歌的轻蔑态度提笔反击。其1893年1月7日记：

> 日人森大来题《鸡林诗选》绝句八首，颇清晰，中一首曰：“乾嘉诗格已颓残，降及咸同不耐观。如此中原无愧否，辽东属国旧衣冠。”意轻中原之无作者，使人笑怒。乃作书与之曰：“阅新闻纸，见足下绝句八首。虽未相识，意在贵国人中必自命翘楚者。其诗句诚颇清颖，似可以从事于此道。惜口角佻达，甚然上海申报馆习气，此为病痛亦颇不浅耳。……足下自今以往，如能立身于敦厚，益为有体有用之学，勿徒以一得自矜，则贵国之汉学或可振于既绝，一洗时俗之诟病，固大善矣；不然，一知半解，沾沾自鸣，徒博下愚无知者一日之称誉，于足下平生学术德业恐皆无益而有损也。吾所云根本之论，近人盖鲜可语者；今不惜以语足下，度足下真积日久，将有所得，或能秘奉吾言以为心法乎。平心静气，试三复于此，吾所以贶足下者，亦将以观足下之深浅焉。吾诚爱才而乐其成就，足下聪慧，当解此意。光绪壬辰十一月二十日书遗森大来足下。”末又细书云：“顷询之于人，知足下专学作诗，不为他文。此书文义浅显，当可通晓。如有未达，宜就素为汉学如重野成斋之流看之，令细为解说，勿但卤莽一读为要。”书毕持示秋樵、子贞共看，笑噱久之。

此处提到的《鸡林诗选》是佐佐木松菊庵所编写的一部朝鲜汉诗选集，卷首即森槐南（1863-1911，名公泰，字大来）的《题辞》八首，上述日记所引为第六首（深澤一幸，2008：65）[17]。其间对清诗的态度也间接反映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本国文化的自信，如选集中佐佐木《自序》开首便言：“今也，我帝国圭运之盛，灿若太阳方升，可称千古无比、东西希有矣。”（佐佐木松菊庵，1892：自序1）。虽然学习汉诗的行为在西学突进的时代属于守旧的一支，但无论新旧派别都共享了时代的气氛，均以一己的方式转换日本在近代世界的形象与地位。此种语境下，日本虽然学习汉诗，却也不再对同时代的清诗与诗人亦步亦趋、奉为圭臬。另外诗集因编写目的，不免在与中、日、朝对比的语境

中对朝鲜汉诗的意义多有看重，以为朝诗正名。森槐南《题辞》其五云："澹云微雨小姑祠，漫道高丽绝妙词。定替渔洋翻旧案，集中半是性灵诗。"王士禛《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其二十九："澹云微雨小姑祠，菊秀兰衰八月时。记得朝鲜使臣语，果然东国解声诗。"[18]评论的即是当时朝鲜使臣金尚宪。前两句是金尚宪《登州次吴秀才韵》中的句子[19]。"渔洋旧案"应指袁枚对王士禛的批评，如称："本朝古文之有方望溪，犹诗之有阮亭，俱为一代正宗，而才力自薄。近人尊之者诗文必弱；诋之者诗文必粗。所谓佞佛者愚，辟佛者迂"。[20]由于王士禛对朝鲜诗歌的重视，加上朝鲜此后的汉诗也深受王渔洋诗论的影响，故而也是在袁枚"尊之者诗文必弱"的批评范围之内。森槐南即为此翻案而肯定朝诗。其诗所谓"乾嘉诗格已颓残"似乎认为康熙一朝的诗歌尚未在衰落之列，仍有可观之处，大概也是因为顺着王士禛与朝鲜汉诗的关系而说的。

郑孝胥自然不满诗中所显露的日本文士的傲慢。其信皮里阳秋，讽刺森大来不立足温柔敦厚，诗虽看似清颖实则轻躁浮薄。文末又暗讽其汉学基础不过尔尔。其所谓文法未通之处可请教重野成斋（重野安绎）的话更是嘲讽之言。郑孝胥对重野之文本就看不上，日记中亦有数处批评。如1891年7月19日载："日人重野安绎著《高松保郎断腕记题后》一首，丐钦差评览者，其文殊无法意，固此都之名宿也。"言下之意，即森大来的汉学修养大概也和重野差不多，甚至更为不如。

3 学习新知与上国心态

在这些意见背后，可以说间接透露着郑孝胥对待近代日本的态度。传统日本推崇汉学，而明治以后西学日进的背景之下，汉学的地位与价值已经日益边缘化。对郑孝胥而言，日本的诗文创作，间或尚有佳处，也更多是出于"多有可造"的感叹，并非真心觉得有何学习之处，而于西学其虽有学习之心，但传统圣教观念已深入价值与知识结构之中，所以也不可能以开放的心态接受。故而身在西化的日本，其生命的文化情境却一直立足传统中国。此处可以1891年8月26日所作之诗来一窥其身处异邦的心境：

雨余满院虫如雨，唤起灯前海外身。
已负壮年需放浪，久谙孤客漫悲辛。
宵凉旋觉弦初急，地胜翻怜酒未醇。
怪底参军倦乘兴，乍闻蛮语却逡巡。

"海外身"之语显露郑孝胥仍是以远游为憾，这是其一贯的态度。在同年9月23日的日记中针对一琴服膺西学以远游为乐的观念，郑孝胥则认为少壮之年"正宜于此时极骨肉天伦之欢聚，岂可掷光阴于别离中乎！某穷年奔走，恒以此为恨，谓此时岁月，万金不易，今不得已以数百金贱卖，可谓酷虐。君奈何尚以远游为乐乎?"所以比之其他人周游东西乐于学习新知的心态，郑孝胥无疑是更缺乏投身新时代的动力与热情的。诗歌自注云："比夜夜闻山下弦索声，而土酒极不可饮，故云尔。""土酒未醇"又是身处无法通解的"蛮语"国度，郑孝胥无法融入的心态也可见一斑。

对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改变，郑孝胥事实上颇有保留。如1891年10月11日重阳节作诗，有"蛮菊那知佳节重，霜林也傍醉颜酡"之句，其自注："日本向用中历，明治以来改用西历矣。"西历的采用不仅是记录方式发生了变化，更造成背后价值意识的转置与部分传统的断裂。在郑孝胥看来，维新后的日本也仅仅是从一种蛮夷转化成另一种蛮夷的状态。故而植根于中华传统的历史观念，在中日关系的看法上郑孝胥中国文化的本位思想极为明显。其1892年7月17日代李经方题神户中华会馆匾联曾云："赤县统皇图，天下为家，到此更征中国盛；东邻占乐土，太平无事，从今长保亚洲亲。"在郑孝胥的观念中，所谓"天下为家""太平无事""亚洲亲和"均是要以显明中国繁盛为最后的指归（陳来幸，1996：154、158）。

郑孝胥初至日本后数日友人即以《外交余势断肠记》《明治时势史》《明治开化史》见赠，郑孝胥更托其购买日本图史（1891年6月20日）。两日后友人即为买日本舆图，东京图书肆又送若干日本

汉诗文，6月25日书肆又送赖襄等所著日本书籍。但从驻日其间的日记来看，郑孝胥虽然每日读书，但都是中国典籍，全无研读日本文史之记录。相对学习日本的维新经验，早年的郑孝胥似乎更愿意追本溯源了解西方，早在赴任当月郑氏便应允学习英文（1891年6月20日）。其在日本三年只有一处学习日语的记载，为1891年12月22日记“从宝森受日本字母”，不过承诺学习英文之事却是一以贯之。郑孝胥学习英文的最早记录是6月28日所记“午后，登楼从一琴受字母”，此后间或都有从一琴“受合音”若干字的记载。7月19日“午后，受英语八句”。22日“始学作英国字，每日四字，各二体，凡八字也”。10月3日“受英语，一琴谓余语音甚正，学成当与西人言语无异”。可见其赴日初年已开始从英文字母、语音到书写的综合学习。

1892年郑孝胥上半年归国，回日本不久后又开始着手学英文事宜，并购《华英字典》（8月31日）。之后的郑孝胥有意从零散的学习过度到定时的上课，故向钦差请假专门午后一时段学英语（10月25日），当日即与一琴至筑地新荣桥下欧文正鹄学馆报名，从英国人沙漠士一家学习英文，每周五日，每日一小时，间或停课。11月2日“三点，坐车诣学馆，沙莫士之次女授文十数句，又自诵使余听而写之。”此后日记多有“赴筑地”一句，即为学习英文之记载。不过当时郑孝胥在学馆学习英语可能并无固定教科书，故有数则另寻合适教材的记录。如11月17日“同一琴至丸善书肆买英文书数种”。1893年1月21日“示一琴沙莫士字，彼言，有自编学语书欲以授余。一琴遗《公余琐谈》一册，乃英人学华语者，悉有华文。”23日“携《公余琐谈》示沙莫士素士，素士以为难，乃止。”4月1日一琴又赠《英文捷诀》。《英文捷诀》是一本面向中国学习者的初级英文教材，相比之前《公余琐谈》以西人为对象的教学为易。[21]

在4月赴神户任理事后，郑孝胥又马上在报纸上聘请英文老师（4月18日）。5月8日“访密式他样所荐密色士里差逊（按或是Miss. Richardson），问之，对：‘愿来教’。”此后日记中凡记“里差逊来”即修习英文记录。6月5日“里差逊来，始读文法书加拉麻（按或即grammar）”。6月20日将从原来五点开始的课程移自四点半。8月17日“风甚大，里差逊曰，是谓typhoon，即华音台风也”。9月5日又改学习时间从五点至六点。8日开始阅读《英文捷诀》。10月31日“瀚生为余买奎根步士所编文法书一册”。11月17日瀚生又为其购买英文版《地理志》及《地球略史》。12月22日“里查逊来，以是日停读”。1894年2月5日为阴历年末，郑孝胥总结一年所得中有“学英文虽不肯废，亦未有进”之语。在里查逊停读以后，郑孝胥又马上请人寻找新的英文老师。4月2日瀚生为郑氏聘请到名为Story的英语教士，约定二十九日到馆，每日四点至五点学习。4日式佗黎来，“其教法以耳听为主”。不过从此以后郑孝胥学习英文的节奏减慢，日记中载式佗黎因妻子生病请假月余，数月之后中日局势日紧，郑孝胥也不可能如往常一样有时间定时学习英文。

这些记载给予读者一个努力学习以图了解西方文化的人物形象，而事实上，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变革的时代，郑孝胥常常是处在既学习又保留的复杂心态之中。其面对时代议题心态的矛盾之处可以说是当时一代士人共同经历的心灵求索。一方面是在帝国衰落的现状之下不得不面对洋务与学习西方的问题，其1891年6月14日曾与李一琴言：“中国风气，懒而无恒，所以不振。君在欧洲久，但学欧人之勤与信与知大体，则为得其大矣。”但另一方面郑孝胥也不时观察并记录有关明治维新与西化的负面消息。1892年1月3日与人谈及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政府危机，论曰：“天败之，以为学西法者之戒，未可知也。”8月10日张袖海谈及日本反对维新运动的报刊《日本新闻》，并引张言：“故此《新闻》之论，谓日本变法以来，外观虽美而国事益坏，颇讥刺伊藤，盖伊藤始终主学西法者也。”又9月1日记《申报》《上高丽王策强书》，颇赏识其中观点：“其所论略皆中务，于开化之中存守旧之意，是能不堕日本变法之弊者。”“开化之中存守旧”大概是郑孝胥后来的行事准则，开化是不得已的改变，而传统中的守旧却同时也是必要的坚持。这特别表现在郑氏对民主与君主制的态度上，如

1891年11月28日与友瀚生谈论中国能否改为民主制度，对曰："君臣上下乃数千年相承之礼。中国以亿兆人而奉一人，皇帝之贵，不亦宜乎。"

4 结　语

有关郑孝胥的这段出使经历的评论，多认为有支持维新、讲究西学的倾向。黄庆澄所言郑孝胥："根气清峭，胸次广博，尤长孟子之学。……现延一泰西女师从事洋学，盖所志远矣。"（黄庆澄，1983：263）郑孝胥的确不时留心时事、关心国运，加上当时甲午战争尚未爆发，面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郑孝胥既有根植圣教信念的上国心态，也开始逐渐学习相关的知识。但所谓"从事洋学"无非就是指郑孝胥驻日其间学习英文之事。黄庆澄1893年5月至7月出游日本，此处之"泰西女师"即应指郑孝胥当年所聘英文教师里差逊。从以《英文捷诀》作为教材看来，大致仍处在入门阶段。倒是擅长"孟子之学"在后世看来尤为意味深长，郑氏晚年投身伪满洲国宣扬所谓"王道乐土"应该也是以此为基础。正如三年的出使日记所呈现的，郑孝胥虽身在维新后的日本，购买并接受友人赠送的日本书籍，却几乎无阅读评论的记录，对日本与西方更有一种保持距离的审视。其虽学习英文、研习新知，但日记中每日开篇所列阅读书籍无非仍是《说文解字》《日知录》《资治通鉴》之类修身齐家的传统典籍，又不时大段摘录诗话笔记，可见传统士大夫的生命情境仍然是彼时郑孝胥最重要的文化寄托。

注

[1] 叶参等编.郑孝胥传:本传[M].//民国丛书：第一编.上海：上海书店，1989：2.
[2] 郑孝胥著，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6：201-202.
[3] 郑孝胥.海藏楼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3.
[4] EDWARD RELPH.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M].London: Sage Publication Ltd, 2016：49.
[5] 黄庆澄.早期日本游记五种：东游日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255.
[6] 黎汝谦.夷牢溪庐诗钞：日本东京油画记[M].//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56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624-625.
[7] 萩原朔太郎.詩集宿命[M].東京：創元社，1947:314.
[8] 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北京：三联书店，2003：52.
[9] 蒲生重章.近世偉人傳：義字集五編上[M].東京：国立国会図書館，1895：8.
[10] 長岡護美.雲海詩鈔：卷下[M].東京：長岡護美著作發行，1900：21、22、30.
[11] 橋本海關.一葦航吟[M].廣島：上野靈雄編輯出版，1922：序.
[12] 水野貫龍編述.教林一枝[M].東京：勝島萬助出版，1890：序、目録.
[13] 黎汝谦.夷牢溪庐诗钞:高松保郎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83.
[14] 黎庶昌.拙尊园丛稿卷五:书高松保郎断腕事[M].//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八辑76.永和：文海出版社，1967：401.
[15] 王惕斋，王勤谟编著.王惕斋及嫡孙文集：独臂翁闻见随录[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12.
[16] 宫島誠一郎.養浩堂詩鈔：卷上[M].東京：善隣書院，1940：養浩堂詩二集序.
[17] 野口寧齋批撰，佐佐木松菊庵編.雞林詩選[M].//寸珍百種:第15編.東京：博文館藏版，1892：題辞2.
[18] 王士禛.渔洋精华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351.
[19] 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2：360.
[20] 袁枚.随园诗话：卷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48.
[21] 卡萨齐，萨丽达.汉语流传欧洲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166.

参考文献

李君.1931年前郑孝胥[M].北京：中华书局，2018.
徐临江. 郑孝胥前半生评传[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
柴田清継，蒋海波.鄭孝胥と神戸、関西の文人たちとの文藝交流[J].武庫川国文，2010（11）.
陳来幸.鄭孝胥日記にみる中華会館創建期の神戸華僑社会[J].人文論集，1996（12）.

深澤一幸.鄭孝胥氏と東京の漢学者たち[J].言語文化研究(大阪大学)(第34号),2008.
深澤一幸.鄭孝胥氏の駐日公使館員時代[J].言語文化研究(大阪大学)(第32号),2006.
樽本照雄.初期商務印書館研究[M].大津:清末小説研究会,2004.

作者简介:李秉星(1982—) 男 汉族 南通大学东亚文化研究中心讲师 研究方向:日本文化研究
联系方式:E-mail:bx_leigh@hotmail.com

Zheng Xiaoxu's Cultural Encounters and Mentality during the Diplomatic Period in Japan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diaries and poems written by zheng xiaoxu during his Janpanese Diplomatic period in Qing Dunasty and analyzes the configuration of his early views of Japan, but also offers a perspective to explore Zheng's early attitudes towards reformation, democracy and monarchy, which can provide some clues for his later transition. In an era of constant change, Zheng was continuously learning new knowledge in a foreign land. However, compared with his peers, he lacked interest in exploring the new era. The mental situation of a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 was still the most significant harbor where he could anchor.
Keywords: Zheng Xiaoxu; Japanese experience; cultural encounters; mentality in a foreign land

Author's Information:
Li Bingxing (Male) Year of Birth: 1982
Lecturer at Nantong University, China
Japanese Culture
Email: bx_leigh@hotmail.com

新版书目

2018年日本出版工具书一览

社会·文化部分

インド文化事典	インド文化事典編集委員会編	丸善出版	2018
人物レファレンス事典	日外アソシエーツ株式会社編	日外アソシエー	2018
図説江戸の暮らし事典	企画集団エド編著	芙蓉書房出版	2018
図説江戸歌舞伎事典	飯田泰子著	芙蓉書房出版	2018
世界遺産事典 2019改訂版	古田陽久著 世界遺産総合研究所編	シンクタンクせとうち総合研究機構	2018
世界芸術家辞典	世界芸術家辞典編集委員会編	エムエフジー	2018
世界の歴史人物事典	祝田秀全監修	成美堂出版	2018
世界無形文化遺産事典 2018年版	古田陽久等著 世界遺産総合研究所編	シンクタンクせとうち総合研究機構	2018
世界名言大辞典	梶山健編著	明治書院	2018
世界歴史地名大事典 第3巻	コートランド・キャンビー等著 日本語版監修	柊風舎	2018
大学事典	児玉善仁等編	平凡社	2018
通訳ガイド用語事典	岸貴介編著	法学書院	2018

(待 续) (资料整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津田 量)